

致——^①

哦，天地间有大气的精灵，
有儒雅而斯文的鬼魅，
有吹拂晚风的仙妖，眼睛
像黄昏林间星光一样美。
去会见这些可爱的灵物，
你常踽踽而行离群独步。

和山间的清风与淙淙流泉，
和月下的海洋，和这类
不可理解事物的喉舌交谈，
得到一声应答便感欣慰。
然而，像摒弃廉价的礼品，
它们却摒弃你奉献的爱情。

你又在明亮如星的眼睛里。

①雪莱夫人认为，这首诗是针对柯尔律治写的，但是理解为自嘲之词也不无理由。

搜寻并非为你而发的光辉
那财富另有所归；妄想的
牺牲！仍在为相思憔悴？
仍在期望热情相迎的双手、
音容和唇吻满足你的企求？

啊，为什么要把希望建立
在虚伪世界的无常之上？
难道你的心灵就不能留些
余地给爱和动人的思想？
以致自然的景色人的颦笑
竟能使你落入它们的圈套。

是啊，不贞的笑已经消失，
它们的虚伪已使你心碎；
明月的华光已死，黑夜的
梦和鬼魅也都远走高飞；
你的灵魂，仍然忠实于你，
但是历尽酸辛已化为厉鬼。

这厉鬼将以它的恐怖永远
像影子伴随着你，切勿

梦想驱除：这疯狂的愚念
会陷你于更难堪的痛苦。
安份吧既定的命运虽阴暗，
改变却只会加深你的灾难。

1815 年

无 常

我们恰似荫蔽午夜明月的浮云，
发光、颤动、疾驰，何等活跃。
给黑暗划出明亮的条纹，转瞬，
夜幕收起，也就从此影失形消。

又似被忘却的琴那参差的弦索
会给多变的振动以多变的响应，
对这脆弱的乐器任何两次弹拨，
都奏不出相同一种情致和音韵。

入睡时一个梦就足以毒害安息，
起身后一念遐思又会败坏一天；
感觉、构思、推理、欢笑、悲啼，
抱紧心爱的灾难或是摈弃忧烦：

全都一样！因为不论是喜是恼，
那离去的衢道，全都永远开敞；

人世的明日绝不会雷同于今朝，
万古不变的，惟独，只有无常。

1815 年

死 亡

在你前往的坟墓里，既没有工作，也没有计谋、知识、智慧。

《传道书》

在黎明射出无可置疑的曙光以前，
暗黑的夜空中，划过流星一点，
向着那汪洋大海环绕的一座小岛
泻下苍白寒冷、月光似的微笑，
这就是生命的光焰，易变而暗淡，
照着我们的脚到举步的力量耗完。

哦，人啊！继续鼓起灵魂的勇气，
穿过那入世道路上狂乱的影子，
在你周围汹涌如潮的阴云和迷雾
将会在奇妙的一天明光中睡去。
那时天堂和地狱都将给你以自由
听任你无所拘束前往命定的宇宙。

这世界，是我们一切感觉的母亲，
这世界是我们一切知识的乳母，
对于那并非钢铁神经构成的心灵，
死亡到来的那一击，十分恐怖，
那时我们所知所觉和所见的一切
都要像虚幻的奇迹一样消失泯灭。

那时坟墓里隐秘的事物成为真实，
除了这副躯壳一切都必定成立，
虽然那神奇的耳朵和精明的眼睛
再也没有能力看、没有能力听
那广阔无垠、变化无常的王国里
所有那伟大的一切，新奇的一切。

谁，能讲述那无言的死亡的故事？
谁能揭开那遮掩着未来的帷幕？
谁，能描绘那挤满了尸体的地底
迷宫似的墓穴里的黑影的画图？
又是谁在把我们对于明日的希冀
和对眼前事物的爱与惧结成一体？

1815 年

夏日黄昏墓园 ——

格洛斯特郡里奇莱德

遮掩那落日余晖的雾霭已被风
从浩瀚无垠的辽阔天空中吹散，
失血的黄昏围绕着白昼的惺松
倦眼把金发编织成灰暗的发辮；
寂静和晦暝，虽不为人们喜爱，
正从远方的幽谷悄悄携手而来；

向离去的一天施展它们的魔法，
镇摄着大地、空气、海和星辰；
声、光和运动都承认威力强大，
并且以自身的神秘力相与呼应。
风住了，否则就是钟楼上的草
对风过时的轻柔运动未能知晓。

你，空中的堆积云，也一样啊！
塔似的顶端像火焰升起在神殿，
默默地服从那甜美庄严的魔法，

天上色彩渲染着你高远的塔尖，
愈高愈小以至不见的尖顶四周，
星空里的夜色已愈来愈见浓稠。

死去的人们熟睡在他们的墓穴，
熟睡着腐朽；一种悦耳的音响，
若有若无，从他们生蛆的床位
散发到四周一切有生的物体上，
并且混入了沉默的天、寂静的夜，
令人敬畏的安谧无声却可感觉。

被赋予庄严和安宁的死亡也像
这恬静的夜，温柔而毫不恐怖；
我可否也像嬉戏坟头的儿童那样
好奇地期望，死神向人的耳目
确实隐瞒了神秘的好事，不然，
定有最美的梦永伴沉寂的长眠。

1815 年 9 月

无 题^①

一

阴冷的大地在低处安眠，
阴冷的天空在远处发光。
夜的气息，像死亡在沉落的月亮下
发出的音响令人寒战，
从冰窟到雪原，
到处流荡。

二

冬季的篱垣是黑色的，
碧绿的青草不见踪迹，

① 这首诗于 1823 年被雪莱夫人首次发表时，写作时间标为“1815 年 11 月”。已经有许多人认为：这首诗是为 1816 年 11 月 9 日哈莉特（雪莱的第一个妻子）投河自杀而作的；故意把写作时间标为 1815 年，和诗中“乌黑的头发”一样，都是掩饰之词。（赫丽艾特的头发是浅棕色的。）

鸟儿栖息在枝干裸露的荆棘怀抱，
路边的树根纠缠交接，
联结着它们之间的那些
严寒冻成的龟裂。

三

月亮的明光就要熄灭。
你的眼睛被照得发亮；
像懒懒的河流上空一丛暗淡的磷火，
月亮在发出朦胧的幽辉；
你的黑发在夜风中翻飞，
月光把它染黄。

四

月亮照得你双唇惨白，
野风吹得你胸脯冰凉。
夜把凝冻的露水倾泻在你秀美的头上，
你躺着的地方。亲爱的，
赤裸苍天的辛酸气息
随时可以来访。

1815 年 11 月

日 落

曾经有过一个人，在他脆弱的躯体，就像风和光在灼热中午蓝色天空随时会消失的云雾中，天才和死亡曾进行激烈的抗争。没有人会知道，当他和第一次懂得两情相悦无所保留的恋人沿小路同行时。使得他的呼吸像夏季的风会间歇一样衰竭的欢快：他们同行是要穿过一块东边被一片灰白色树林所笼罩，西边向天空大敞开胸怀的田野。这时太阳已经下落，但是落日余晖仍给灰色的云朵镶上金边。点染着平原上摇摇晃晃的花草和那些年迈蒲公英苍白的胡须，并且和幽辉中的阴影融合一起，伸展在一大片棕褐色树木梢头——

而东方，圆满的明月冉冉升起
在绵密的树林黑色的树桩之间，
当朦胧的星星开始出现在上空——
年轻人说，“怪不怪，伊莎贝尔，
我还从不曾看见过日出，明天
你和我到这里来，一起看日出。”

那天夜晚，那年轻人和那姑娘
相亲相爱融为一体同眠；但是
晨曦再现时姑娘发现她的情郎
已经冰凉。别让人相信是上帝
发慈悲降下横祸。姑娘没有死，
没有疯，而是年复一年活下来——
说真的，我倒认为她那种温柔、
耐心、忧伤的笑和她不曾死去
而是活着侍奉年迈的父亲也是一
种疯，如果疯就是与众不同。
因为只要看见她就仿佛是阅读
一段杰出诗人编的故事，能使
铁石心肠也为启迪智慧的忧伤
溶化；她黑色的双眼憔悴无光，
睫毛已被泪水冲洗尽净，她的

脸颊和嘴唇像死人的一样苍白；
双手纤瘦，透过那蜿蜒的脉管
和细小的关节，很可能看得见
太阳的红光。你已死自我这座
寄寓着一个悲伤的幽灵的坟墓，
苦孩子，如今是你余下的全部！

“无欲的安详和不受非议的沉默，
这类人世所无财富的拥有者啊，
不论死者发现的确实并非睡眠！
而是安息，果真那样无可怨尤，
或是还活着，沉没在爱的海洋；
哦，都愿我的墓志铭也像你的：
安宁！”是她生前唯一的哀鸣。

1816 年 [春]

毕肖普格特

赞智力美^①

—

有一种不可见的力量威严的身影，^②
虽不可见却飘浮在人群中，
翅膀似夏季花间潜行的风，
凭这多变的翅膀访问纷乱的人境；
像透过山巅松林的月色闪烁不定，
用闪烁的目光巡视人们
每一张面孔，每一颗心；
像黄昏时分的色彩与和谐的声音，
像星光下铺展开的云霓，
像对逝去的音乐的记忆，
像由于美而可爱的一切，

① 这是一曲对理性的赞歌。诗人在这首诗里颂扬智力，
抨斥迷信，认为真正的神是智力高度发展的人——不死而且
万能。

② 诗人认为人类已经发展的智力，不过是智力的影子。

又由于它的不可思议而更珍贵可亲。

二

美的精灵啊，你在哪里？是你以^①

你的色彩把神圣光辉赋予

你照临的人类思想和形体。

为什么抛弃我们的国家悄然离去，

使这阴暗的泪谷陷于荒凉、空虚？

请问，为什么太阳光不能

永远在山川上空编织彩虹？

为什么显现过的事物一定会凋零？

为什么恐惧和梦和死和生

要给人生的白昼蒙上一层

阴影？为什么人类会容忍

希望和沮丧和爱憎拥有这样的权能？

三

从不会有谁从某个崇高处所用话语

①精灵，是雪莱爱用而且用得很宽泛的一个字眼。可以是指精神，某一抽象概念的拟人，各种事物的“灵魂”；也可以是如字面所表示的精怪、神灵。除有修辞的意义外，也反映了他的泛神论观点。

回答过贤哲或诗人的这些提问；
于是妖魔鬼怪和天廷的名称
就成了始终是他们徒劳努力的记录，
脆弱的符咒被虚夸的神通却无助于
把那些偶然、变化和疑问
排除出我们的所见、所闻；
惟有你的光辉能像漫过山岭的薄雾，
像夜晚的清风从宁静的
琴弦间吹送出来的音乐，
像深夜溪流上空的明月，
把美和真带给人生之梦不安的境域。

四

自尊、希望和爱情，像蓝天上的行云，
在借得的短暂时光来去匆匆；
人，该会不死而又无所不能，
只要陌生而可敬的你和你的光荣随从^①
在他的心灵上建立起自己牢固的王廷。
爱的共鸣在情人眼中时亏时盈，
是由于你充当信使，传递同情——

^①光荣的随从，是指智力高度发展所取得的光辉成就。